

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

——和新疆自治区党委党校处、
室以上负责干部的谈话

(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)

你们新疆的情况比较好，政策掌握得稳一些，发生的问题不多。你们的邻居甘肃，搞社会主义革命就革得“彻底”。他们提出的“农民无产阶级化”的口号，那就是革农民的命，把农民的一点点生活资料弄得干干净净，这个所谓的农民无产阶级化，就是让农民穷得没有吃的。农民指着干部说：“我们饿死了，你们也快了”。人不吃饭怎么行？这个教训要记取。谁不懂得这一点，可以到甘肃去看看。那里为什么发生这样多的问题？就是因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是虚报的，他们把此后的发展建立在这个虚报的基础上，认为粮食过关了，可以大办这个，大办那个了，结果出了问题。

一个农民一年究竟可以生产多少粮食？按照一九五八年的情况，那就无法计算。青海出了个小麦亩产八千多斤的卫星，全省亩产就按八千斤计算了，这样粮食关过了，人却过了“鬼门关”。苏联在十月革命后，斯大林主张发展重工业，那是正确的，因为当时苏联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，不发展重工业苏联就无法存在。现在我们提出“农、轻、重”，是对的，因为农业不过关，不仅没有吃的，轻工业的原料也无来源。粮食过了关，而且经常保持着稳定的水平，

就不可能出什么大问题了，到那时也许可以把农、轻、重的排法变动一下。我们现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。美国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仅三百万人，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很小，他们的一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三十多人。我们呢？一个农业劳动力一年生产的東西，除了本人吃的以及留的种子、饲料外，还可以养活多少人呢？现在全国近七亿人，每人平均二亩来地，如果亩产象青海那样，那就不得了，如果一亩产几十斤，那就不行。今年关中地区风调雨顺，但小麦平均亩产也就是只有一百多斤，西安市郊区条件较好，有亩产四百多斤的。今年关中扩大了夏播面积，但这也不是个根本的办法，今年多收一些，明年就收不到那么多了，结果和不扩大差不多。

这几年是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“思想上有粮食就有粮食”，“思想上有钢铁就有钢铁”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这算是用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保卫大跃进吧？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那就是要土地的产量无止境。要是按照这种哲学办事，青海亩产八千多斤的风格还不算高。这几年，我脑子里装了不少“高指标”。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块卫星田，牌子上写的亩产二十万斤，过几天我问了我们的生产处长，他说又涨了，改成一百二十万斤了。一九五八年我到湖北参观，看到地里牌子上都写着亩产几万斤、十万斤，我说他们的指标很高，他们说这不高，听说红安还是麻城有亩产四百万斤的。后来又听说河南要亩产十二亿斤！河北出了个扬名世界的徐水县，他们徐水的县委书记常说，我们徐水，世界上有六十八个国家来参观过。他们深翻地一丈二尺，每亩下种子一千三百至一千八百斤。我们学校附近的生产队那块“一百二十万斤”的“卫星田”，可花了大本钱，光狗就打了七十多条，熬成狗肉汤当

肥料。种子也下了很多。后来把苗全割了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们也搞了一亩试验田，长的很好。有位同志看过这块试验田，他说河北的高产田他差不多都看了，都没有我们那块长得好，结果这一亩地只打了七百来斤。河南放过“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卫星”。种这块地的人到北京向科学界作过报告，后来这报告还在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》上发表过，题为《揭开“七三二〇”之谜》。听说他在西安也作了报告，还写了书，我在西安还特地买了一本。我想，一亩地产七千多斤，就要比我们的试验田密十倍，那就无处可生长。事物是在时间、空间中运动的，不相信科学不行。我在关中时问过武功农学院院长。他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过文章，说小麦平均亩产五百斤就不错了。他还说他亲自见过的没有超过八百斤的。农学家搞了几十年，到一九五八年受到的压力很大。我也问过陕西省委的农村工作部长。他说这几年，陕西是两头受夹，河南、甘肃都是“高产”，他们的产量却上不去。他还说河南的农业展览会他也看到过，把人家的麦秆多粗，麦穗多长，跟自己的一比，并不比自己的好，这就有了怀疑，怎么能亩产几千斤呢？他说他亲眼见过的没有超过一千斤的。西安市郊亩产六百多斤的，他看见过。听说有亩产一千多斤的，可是他没有看见。他说，专门叫我看最好的，为什么一千多斤的又不让看。有无一千多斤，还是个问题。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，把人弄得稀里糊涂。

一个农民，一亩地每年能产多少粮食，这是最基本的数字。这个基本数字错了，其它数字也就会错下去。一九五八年时，河南最出名，是个“千斤省”。我们的干部下放锻炼，地点就选了河南、徐水两地。一九五九年一月，我去了一趟河南，在长葛县，老百姓说没有饭吃，县委却说有粮，是下边“瞒产”。实际上有粮没有呢？城

关公社党委书记的母亲没有粮吃，向儿子要粮，但儿子也没有粮，娘哭着回了家。有粮应给，别人不给，娘总要给一点，但是他没有粮，给什么呢?! 反“瞒产私分”，实在是胡反。某县城关公社有个女干部，很有一套弄虚作假的本事。上边去检查粮仓，她领着这些人在夜间去看仓库，先从前门进去，一看，有粮食；转了几下，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，一看，也有粮食，实际上是没有多少粮食。河南是一九五八年出了名的“千斤省”，可是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就没有饭吃了。

一亩地产多少粮，一个农民生产多少粮，可以算一下。大约一个农民生产一千多斤，折成全劳力，每人按三千斤计算。全国有多少全劳力，可以算出来。有人曾调查过一个村，劳动力是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。这几年，农村劳力减少，一般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折成全劳力就更少。现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，从关中地区的情况来看，机耕面积，一九五七年仅占总耕面积的百分之一，现在也不超百分之十，绝大部分的田间劳动基本上是人畜力。现在有些地方牲畜缺少，拉犁、车水要靠人。生产水平这样低，一个劳力养活不了多少人。人不吃饭就好了，但实际上是不行的。象哥白尼在发现地球绕太阳转以前，人们不知道这条规律一样，现在还有不少人不吃饭这条规律的意义。

在社会主义阶段，价值法则还起作用。刘澜涛同志曾说过，他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时，有一次到郊区去，看到农村生产的黄瓜不少。问农民为什么不把黄瓜运进城里去？农民说，卖的钱还不够路费，谁愿意！你看价值法则起不起作用？农民是现实主义者，最讲实际。农民说：谁没有个“小九九”。他会打算呢。高级社时每个劳动日一、二元，这几年下降了，有的生产队仅一、二角钱。

价值法则起不起作用，不能抄书本，要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答案。农民会算账，我们当了农民也要算账。合得来就干，合不来的就不干，因为要生活，尽干合不来的不行。教政治经济学要算算基本账，用数字可以讲清“为什么”。

新疆情况好一些，粮食多一些，其它省区就不行。你们这里主要是运输问题，而其它地方没有粮食，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运输问题了。新疆汽车多，这是有利条件。古人说：千里不运粮，因为那时运粮要靠牲口。用毛驴运粮，它要吃粮，毛驴和粮食有“同一性”，如果用毛驴运汽油，就没有“同一性”，因为毛驴不吃汽油。

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。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这在哲学上是意志自由论。“思想有粮就有粮，思想有钢就有钢”，是这种哲学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，有《天方夜谭》中的神灯恐怕还可以，否则是不行的。学了唯物辩证法，学了政治经济学，一定要算基本账，要从实际出发。办事情没有条件不行，前几年批什么“条件论”，那是唯心主义批判唯物主义。党校要经常讲众所周知的真理。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要经常讲，否则就会瞎指挥，胡思乱想，就会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，以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，以历史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，这样搞下去，非出大乱子不可。